

編者按：

■寫下「給畢業同學的一封信：代問的省思」的同時，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會長陳長文還寫了這篇後記，文中不僅對家庭教育的得失與影響苦口婆心，更加對社會公義的崩壞與維護大聲捍衛。

大人們 請先做個好榜樣

「給畢業同學的一封信：代問的省思」後記

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會長 陳長文



▲紅十字會會長陳長文接受台北歐洲學校總校長倪克森（John Nixon）的捐款。
陳長文／提供



▲理律法律事務的文教基金會在兩岸設立獎學金，舉辦大學生辯論比賽，鼓勵優秀辯士。
陳長文／提供



▲陳長文律師經常與年輕學子分享學習心得。
陳長文／提供

■「給畢業同學的一封信：代問的省思」的寫信對象，不只是大學應屆畢業的同學，我更想藉這封信，告訴天下父母、為人師長者、以及社會上的其他「大人」們：我們所做的一切，在在地影響著年輕一代的想法與行為。如果我們真的愛我們的子女、我們的學生——這一群國家未來的希望。那麼，請先讓自己成爲一個好榜樣。透過我們自己的身體力行，來形塑年輕一代的價值觀。

比方說，信中，我舉了趙建銘的例子。不只是用來警省年輕朋

友們，更是用來警省身爲父母、師長的我們。雖然趙建銘示範了極大的荒謬與錯誤，但從提供了警省社會這個角度言，也許我們還應該感謝他。

又比方說，當我提到了十字路口的選擇，其實身爲父母、師長、社會主體力量的我們這一個世代，更該深切自問：我們面對了無數的人生抉擇、人生十字路口，有多少次是不畏於難地堅走正確的路？又有多少次屈服在畏懼苦難地選擇了容易但錯誤的路？另一方面，當我們的子女、學生臨到了不同的十字路口，我

們又是如何地引導他們做出選擇呢？是透過溺憐溺愛，削弱他們的抗壓能力與獨立性格，讓他們不敢選擇正確的人生道路。還是以身作則，先由自己開始，身體力行崇善守正的價值堅持，以要求我們的下一代，不能輕易因爲困難而向不正義的價值觀妥協呢？

甚至擴大來說，這些屬於家庭教育、學校教育的反省，放在大學畢業的時間點都有點過晚了。那是孩子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，無時無刻，父母師長都應思考的問題。

進入腐朽的循環 社會將集體崩壞

最近有一份問卷調查指出，有高達四分之一的大專院校學生願意爲了升遷與薪水，爲公司作假帳。這是一個很令人震驚、也讓人很挫折的數字。但當我們痛心疾首地指責年輕人出現了這種價值失落、偏差的嚴重問題時，其實，我們更該問的是：孰令致之？如果這一份問卷代表的是年輕世代中，爲數不少的年輕人的價值觀的話。那麼它所表彰的錯誤，不會是表面上年輕人的錯誤，而在一定的程度上會是他們的上一世代、上上一世代的錯誤。因爲這樣的價值觀不會平地形成，它必然是一個模仿的過程，顯然地，事實上也是確然地，身爲父

母、師長的我們這一代，的確有爲數不少的人，特別是有錢、有權、有官位、有資源的人，作出了許多令人覺得極爲羞恥的負面示範。

我們這個世代該自問的是：我們在年輕人的面前表現了什麼樣的人生態度呢？面對金錢與權力的誘惑，我們把良知與對正直的堅持放在什麼樣的地方呢？面對不公不義的政治現實、社會現象，我們是選擇站出來批判斥喝，還是冷漠噤聲呢？如果，我們自己都把金錢奉爲最高價值，而輕易棄守良知善念的話，又如何期許我們的下一代，面對升遷加薪的誘引，不會爲一個貪敗不

法的公司集團造假違法呢？如果，我們自己都選擇對社會不義的一面，冷漠不關心，又如何期待我們的下一代，有勇氣去捍衛正義、對抗腐敗呢？

當我們這一代的價值觀腐朽了，這樣的腐朽也將傳染給我們的下一代。一旦一代與一代間，進入了這種腐朽的循環，社會也將集體崩壞。這不是危言聳聽，更不是飄渺的預測。而是台灣這十數年來的具體寫照，因爲我們無所作為的懈怠，坐令誠信、正直、公義等善念盪然消散，使得我們正集體地承擔沉淪的苦果。這些痛苦不僅僅加諸在我們的身上，更將加諸在我們的子女身上。

把獨立當做送給子女最大的禮物

那麼，下一個問題是，我們該怎麼做呢？與其抽象的泛論，我想舉二個最近的實際例子。來談

談我認爲我們應該有的「實際作爲」是什麼？

第一個要舉的例子是，歷史上最大筆的行善捐款：股神巴菲特宣布捐出家產的85%、300多億美金給比爾蓋茲創辦的公益基金會。爲了這個令人振奮的消息，聯合報訪問我的感想。我第一個感觸是，東西方的價值文化，實在頗有差距。

我首先想到的是狐狸的例子。狐狸長至四、五個月的時候，狐狸父母都不再給小狐狸吃東西，當小狐狸還要撒嬌的去找父母要東西吃的時候，這時候父母親會用非常嚴厲的態度把小狐狸嚇走。爲什麼呢？顯然是生物的宿命，希望下一代能夠早點獨立成長，能夠比上一代加倍的優秀。其實，西方人對子女的教育方式，在某方面，和狐狸非常相似。他們把「獨立」二字，當做送給子女最大的禮物。因爲他們知道，獨立的追求自己所屬的人生、自己親手打造的成功，是人生最重要的功課、最重要的歷程。

這與華人社會習慣把孩子「照顧的好好的」，很不相同。華人社會對子女不但從出生到成長，呵護備至，父母親甚至還得幫孩子想到他出社會、成家立業、垂垂老

矣時該怎麼辦，於是，父母親極盡可能地攢聚財富，想要遺留子孫。

但若從「人生哲學層次」來看「子女最佳利益」時，就會發現，這種不斷攢聚財富，意欲遺留親人的作爲，其實是某種程度「剝奪子女的奮鬥過程」，也等於剝奪子女人生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成分。

舉例來說，台灣有許多大企業主，他們最令人稱羨敬仰的，並不是他們可與國敵的財富，而是他們白手起家的奮鬥過程。但當他們把財富以親親有別的想法，遺給子女的同時，也等於剝奪子女，追求一個「因不懈奮鬥而贏得成功」的歷程。

相反地，西方文化在教育子女過程中，所強調的獨立觀，反而才是一種對子女的真正的尊重、真正的愛。這種「愛」，重視的是實質的、精神的層次；而東方的以親爲先的「愛」，則反而流於形式的、物質的層次。

從這個分別，就可以體會出，爲什麼美國會出現像巴菲特這樣的企業家了，他可以把財產全部留給他的子女，表達他對子女的「形式的愛」，但他沒有，他捐出了大部分的財產，因爲他知道，那才是對子女奮鬥人生的真正尊重。

謹慎呵護、助燃孩子們心裡的愛苗

第二個例子，是不久前我在媒體上看到的故事，一位小學六年級的學生，爲了五十多位繳不起餐費的學生，在火車站舉辦音樂會，發起義演募款。這個故事中，令人欣慰的不只是那位小小年紀卻充滿愛心的小學生，還有他的家長、老師、同學，以及提供義演場所的火車站站務人員，當他們得知孩子有這樣的想法時，盡心盡力地幫助孩子完成他的想法，這不正是最棒的家庭教育、學校教育還有社會教育嗎？在這樣氛圍中長大的孩子，自然可以培養健全的人格、良好的心性。更重要的是，有了健全的人格、良好

的心性，孩子就取得了成功人生的第一把鑰匙。

其實，就如同這位有愛心的小學生一般，人心裡的愛，從不會消失。但好的家長、好的師長，會持續地、謹慎地呵護、助燃孩子們心裡的愛苗。而不稱職家長、不稱格師長，則會不經意甚至刻意地悶熄孩子們心中寶貴的愛苗。

當多一株愛苗獲得澆灌時，社會的集體幸福就獲得了多一分的力量。相反地，當多一株愛苗被無情地悶熄的時候，社會的集體幸福也就失去了一分寄託，甚至因此多了一分負面拉扯的力量。這些看來至微的個別善念，其實

巨大而深切地牽動著我們每一個人的幸福。在應邀演講的時候，我常常強調一個觀念：「幸福，是總體概念」。沒有總體的幸福，就沒有個體的幸福，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多關心社會、多參與社會。但在這裡，我要強調另一個相對的觀念：「幸福，同時也是個別善念」。沒有個別的、微小的善念加總，也不會有總體幸福的存在。

最後，我要強調的是，人生當中，有太多的事情，比表象的財富重要的多的多。一個不富有的人，可以是非常成功的人，如果他能夠自己的人生俯仰無愧、行穩坐正，無所不安的話。相反的，

一個非常富有，或掌握至高權力的人，卻可以是一個失敗透底的人，坐不正行不穩，就得永遠惶惶不安，當他們犧牲了正直誠信來換取財富權力的時候，他永遠得擔心別人用一模一樣的方法，來奪取他們與魔鬼交易來的財富權力，這樣的人，不只輸掉了自己的人生，也汙染了社會的價值、崩壞了社會的集體幸福。這樣的人，不但不值得羨慕，如果這樣的人位居高位，爲了捍衛社會的集體善念與集體幸福，我們更要勇敢站出來，大聲的批判討伐。這不只是爲了我們的幸福，更是爲了我們下一代的幸福。